

白子画，你其实从不住我，你只住自己的眼睛。
既然如此，你有什么资格和我一起死？
因为我爱你，所以从一开眼就必须。

花千骨

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花子骨

Meiyou

果果◎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楔子



长留仙山，诛仙柱上。

“……十五、十六、十七！”

随着戒律阁弟子响亮的报数声，一根又一根锋刺无比的消魂钉穿透花千骨瘦弱的身體。

鲜血顺着柱上刻着图案铭文的镂空及缝隙蔓延而下，有一种诡异的美感。柱上干枯的乌红色血迹上又覆上新的一层，空气里到处飘浮着一股浓郁而奇特的血腥。

轻水满面泪痕地跪在地上拼命磕头，声嘶力竭地喊着：“尊上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放过千骨吧，她再怎么说是你唯一的弟子！”

“放肆！”一旁摩严大怒，“来人，把她拖下去！”

此时落十一、火夕、舞青萝等人也全都跪了下去，周遭一时间哭求之声不绝于耳。但三尊会审的最后结果除了掌门又有谁能更改？可坐在最高处的白子画自始至终只是冷冷地看着一切，面若冰霜。

花千骨被牢牢缚在诛仙柱上，下唇因为强忍疼痛咬得血肉模糊。她仙身已失大半，魂魄将散，疼得几度晕死过去，又再次被法力强制唤醒。八十一根消魂钉才入十七，她已是奄奄一息。

在众人几乎要绝望之际，白子画竟突然站了起来。右手一扬，第十八根就要直贯而入的消魂钉硬生生停在半空。仙索松落，那些已经穿透受刑人仙骨的消魂钉一根根从身体里脱出，花千骨从诛仙柱上狠狠摔到了地上，十七个窟窿血流如注。

众人又惊又喜，无不以为白子画终究心软，不忍亲眼见自己心爱的徒儿魂飞魄散，所以出手阻止，心道花千骨这回总算有救了，却没想他竟高声冷道。

“花千骨是长留乃至天下的罪人，却终究是我白子画的徒弟。是我管教不严，遗祸苍生，接下来的刑罚，由我亲自执行。”冷漠的声音传遍全场，清晰而坚定。

周围一片哄然，花千骨惊骇激动之下，惨白的脸上竟泛起一丝红潮，颤抖着双唇拼命摇头：“师父，不要……”无论什么苦痛什么委屈她都可以承受，可是如果师父亲自动手又叫她如何承担？

白子画凌虚步空，衣袂飘然落至诛仙柱下。四周一片死寂，万众鸦雀无声。

花千骨强忍剧痛，拖着重伤的身体拼命向后挪，在地上拖出一条长而惊心的血迹。可是一切都是徒劳，她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个高高在上的白色身影一步步向她走了过来。

“我错了，徒儿知错了，师父，求求你，不要……”那么久以来不管吃多少苦她没有过一声抱怨，消魂钉那样锥心刺骨的疼痛她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，可是此刻，却害怕得如同孩子一样慌乱无措地哭求了起来。

白子画依旧没有任何表情，袍袖迎风一扬，一柄紫光四射的宝剑已赫然在手。

断念剑——

花千骨完全呆住了，师父竟然、竟然要用断念来杀她吗？那是他亲手赠给她的啊，里面寄予了她多少美好的回忆和梦想，她从来没有一刻离过身。可是，他竟然要残忍到用断念剑来处罚她？

“师父，求你，不要……至少不要用断念……”她一只手抱住面前白子画的腿，一只手持劲地抓住断念剑的剑柄，惊慌失措地苦苦哀求着，鲜血染红了他雪白的袍子。

白子画眉头深锁：“我当初赠你剑是为了什么？你竟犯下如此弥天大错！太叫为师失望了……”

花千骨此刻已然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，只是拼命地摇头，眼中流露无尽哀恸与乞求。

白子画举剑欲刺，却惊异地发现手中断念竟突然生出一股反力来，剑身震动，龙吟之声不绝，他几次运劲始终刺不下去，反而几乎被剑脱手飞出。

断念极具灵性，跟随花千骨已久，虽未完全臣服，达到人剑合一的境界，终究有了感情，怎肯出剑伤她。

白子画无奈地摇头，好一个断念，明明是他原先的佩剑，这才过了几年，却竟然连他

也使唤不了了！

“今天我用你用定了！”白子画大怒，手指狠狠在剑身上一弹，真气顿时注满剑身。

“不要！师父！我求求你！我求求你！”花千骨哭喊着，用尽全力地伸出手去，却只从剑上抓下当初拜师时师父赐给她，后来被她当做剑穗挂着的那两个五彩透明的宫铃……

寒光划过，一片血红。剑断念，人断情……



001【楔子】

001 卷一：万福血冷沉野殍·
临危受命上华巅

- 【壹】水鬼拦路 · 002
- 【贰】萝卜排队 · 004
- 【叁】舌头开会 · 010
- 【肆】七星迷阵 · 014
- 【伍】当时年少 · 019
- 【陆】茅山求道 · 025
- 【柒】不期而遇 · 029
- 【捌】惊天大秘 · 032
- 【玖】糖宝出世 · 035
- 【拾】昆仑瑶池 · 038
- 【拾壹】群仙之宴 · 043
- 【拾贰】长留上仙 · 045
- 【拾叁】一年之约 · 048
- 【拾肆】长留仙山 · 052

目录

contents

• 001 •

055 卷二：瀚海难御折千骨·
经年约满斗群仙

- 【拾伍】三生池水 · 056
- 【拾陆】神仙学校 · 060
- 【拾柒】上古神器 · 065
- 【拾捌】六界全书 · 067
- 【拾玖】御剑而飞 · 070
- 【贰拾】只争朝夕 · 073
- 【贰拾壹】月夜焚香 · 077
- 【贰拾贰】茅山掌门 · 081
- 【贰拾叁】流火绯瞳 · 084
- 【贰拾肆】可爱骨头 · 087
- 【贰拾伍】风涯无边 · 091
- 【贰拾陆】刀剑无情 · 094
- 【贰拾柒】仙剑大会 · 098
- 【贰拾捌】背海一战 · 102
- 【贰拾玖】天意如此 · 106
- 【叁拾】拜师大典 · 108
- 【叁拾壹】俯瞰千山 · 114
- 【叁拾贰】朝夕相对 · 117
- 【叁拾叁】琴中深意 · 121
- 【叁拾肆】月色倾城 · 125
- 【叁拾伍】沧海笑傲 · 128
- 【叁拾陆】我欲成仙 · 132
- 【叁拾柒】美人出浴 · 135
- 【叁拾捌】丹青难描 · 139

145	伏義琴响太白山
卷三：暗影浮香动浅夏·	
【伍拾貳】情意勘破 · 196	
【伍拾壹】皓月邯鄲 · 192	
【伍拾】两生花开 · 189	
【肆拾玖】花落谁家 · 184	
【肆拾捌】太白一役 · 181	
【肆拾柒】暗影浮香 · 178	
【肆拾陆】紫薰浅夏 · 175	
【肆拾伍】出乎预料 · 171	
【肆拾肆】魔君亲临 · 168	
【肆拾叁】琴魔大战 · 162	
【肆拾貳】兵戎相见 · 157	
【肆拾壹】二鬼斗法 · 152	
【肆拾】鬼门大开 · 148	
【叁拾玖】七月十四 · 146	

目录



contents

•002•

201	花月洞天无月寒
卷四：墟鼎乾坤藏子画·	
【陆拾柒】盗取神器 · 262	
【陆拾陆】曲终人散 · 256	
【陆拾伍】意乱情迷 · 254	
【陆拾肆】血腥之吻 · 250	
【陆拾叁】命悬一线 · 247	
【陆拾贰】有口难言 · 243	
【陆拾壹】受制于人 · 238	
【陆拾】心如磐石 · 231	
【伍拾玖】情意败露 · 227	
【伍拾捌】生死与共 · 223	
【伍拾柒】在劫难逃 · 217	
【伍拾陆】情思暗长 · 212	
【伍拾伍】镜花水月 · 208	
【伍拾肆】酒能忘忧 · 204	
【伍拾叁】再赴瑶池 · 202	
【柒拾陆】谁是妖神 · 305	
【柒拾伍】花月洞天 · 300	
【柒拾肆】妖神出世 · 295	
【柒拾叁】一触即发 · 291	
【柒拾贰】身世之谜 · 286	
【柒拾壹】大闹东海 · 281	
【柒拾】朔风的脸 · 274	
【陆拾玖】再生枝节 · 270	
【陆拾捌】无以为报 · 265	

卷一

WU
QINGGU



万福血冷沉野殍·临危受命上华巅

白子画，黄泉路上，忘川河中，三生石旁，奈何桥头，我可有见过你？

【壹】水鬼拦路

天上没有星星，更没有月亮，漆黑得像一个大洞，让人有些颠倒分不清上下，似乎一失脚就要坠进去。

“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……”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孤零零一个人在路上快速走着，右手握着一小串佛珠碎碎地念，左手提着个油皮灯笼。

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在跑，因为那些东西一直在后面跟着她，只是因为佛珠的原因不敢太靠近。周围漆黑一片，只看得见灯笼荧荧鬼火一般在半空中飘移着，四野寂静得有些诡异，连流水声、虫鸣声都听不见。

马上就要到村子里了，进了村就好了，小孩不断提醒自己，苍白着脸，冷汗直往下掉。腾出右手把身上披的八只黑狗皮拼制成的斗篷裹得更严实一点，妄图不让自己的气味更多地散发出去。

可是走到村头的小石拱桥上他还是傻眼了，一个打着纸伞的女人站在桥上正对着她。伞面上绣的是红得耀眼的桃花，白色的衣裙上也是。伞打得很低，看不见脸。明明是炎热酷闷得没有一点风，那裙袂却激荡得上下翻飞着。

小孩吓得停在那里双腿直打战，完了，遇上鬼拦路了。

“南无阿弥陀佛……”她继续低声念着，侧过身子想从桥另一边过，低下头装作没看见她，却发现她眨眼间又站在了自己面前。精致的白色绣花鞋上沾满了泥，脚边是一摊的水，还有各种绿色的水藻和贝壳。这时小孩才看清，那裙摆上的哪是桃花，分明是溅染的鲜血。

突然，手中灯笼本应该温柔的黄光，诡异地从青色变成了红色，好像也被血染过一样，空气里满是刺鼻的河水的膻气与血的腥臭。

“南无阿弥陀佛……”硬着头皮把佛珠举到前面，那女鬼退了两步，小孩又前进两步，那女鬼又退两步。快到桥头时，却听到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响起。

咣的一下，面前的女鬼散裂了开来，肢体断作无数截，仿佛被硬生生砍碎一样，一地都是血和蛆虫。

小孩吓得差点扔了手中的佛珠还有灯笼就往回跑，两条腿不停地颤抖。

却见有个圆圆的东西骨碌碌地从伞下滚了出来，滚缠着黑色的长发，竟然是那个女人的头。小孩浑身上下如被冰冻，半点都动不了了。一个声音不停地在心底喊，快跑快跑，可就是挪不开半步。

那头如球一般“之”字形左右乱窜，撞到桥栏又反弹回来，一会儿就蹭到了小孩的脚边，吓得她差点没瘫坐在地上。

静止了片刻，小孩瞪着脚边那个突然不动的头，心都快从喉咙里跳出来。却见突然，



那个头一下翻转过来，小孩这才看清楚她的脸，黑乎乎的两个大洞，眼睛被硬生生抠去。一只不知道到哪里去了，另一只由一些血管、神经和组织牵连着半挂在脸上，晃来晃去，白惨惨的眼珠还飞快地转着，向上直瞪着她。嘴唇似是被河里的鱼咬烂了，残缺不全得瑟瑟哆嗦似是要向她说什么，却只发出风吹木头门一样嘎嘎的响声。

小孩忍住呕吐的冲动，跨过那个头就往前跑，顾不得正踩在一地的残肢上。突然间腿被抓住，是一只半截的右手，手指在水里泡涨了，腐烂而发白，手臂肉端处可以看见森森的白骨。

惊恐当中，发现那个脑袋又飞快地向自己弹了过来，张开大嘴白森森的牙就咬到了自己的右腿小腿上，剧痛之中伴随着刺骨的阴冷，瞬间传遍四肢百骸。

小孩挥舞着佛珠向那头上打去，然后听见一阵仿佛生肉放在烧红铁板上的刺刺响声。好半天那个头才松口脱落，小孩拔腿就跑，却突然听见什么破裂的声音，脚底下什么东西硌着自己。抬起来一看，竟然是那女鬼的另一只眼球不小心被自己踩爆了，正流出滚滚的脓水和蛆虫。

小孩一边干呕一边飞也似的逃下桥，发现那只手竟然还抓在自己腿上，而那个脑袋还在桥上蹦蹦跳跳，上下牙齿互相敲打着，叫着“手，手，手……”声音又凄惨又恐怖，只是下不了桥，无法追来，惨死在水上的人，灵魂只能永远困在那里。

小孩使劲把那残臂从腿上扯了下来，用力地抛回桥上。然后转身不要命地往前跑。脸上早吓得半点血色都没有了。

村子里的人此时都睡了，安静得连声鸡鸣狗叫都听不到。小孩在一家药店前疯狂敲门，整村人却仿佛都在睡梦中死去一样，没有半点反应，没有一家灯亮。小孩拼着命地敲了好半天，里面才有了一点动静。

“谁啊……”

“张大夫，张大夫，我是小骨！快救救我爹，他快死了！”叫小骨的孩子心急如焚地大声叫道。

“哦哦，小骨啊，你别急，等我穿好衣服收拾好，马上，马上……”

不一会儿，一个头发斑白的男人提着药箱出来了，和她一块儿匆匆往回赶去。

“你怎么晚上一个人出来了啊，没遇上什么吧？”

“刚刚在桥上有……没办法，爹突然病得很重……”小骨拉住张大夫的衣服，躲在他身后，一瘸一拐地走着，身子依然不停地发抖，慢慢地走近小桥时偷偷探出头来，却发现刚刚那一地的残尸还有自己踩碎的眼球全都不见了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

她的八字太轻，阴气太重，出生时母亲难产而死，满城异香，明明盛春时景，却瞬间百花凋残，于是取名叫花千骨。

父亲是个屡次落第的秀才，因为命硬，倒也一直抚养她到如今。可是花千骨体质太易

招惹鬼怪，给村里惹下不少麻烦，他只好单独领她住在村郊小河边随意搭建的木屋里。

花秀才请了游方的高僧来给花千骨驱鬼改命格，和尚也只是一个劲儿摇头，给了花千骨一串随身携带多年的佛珠，还有让用八只黑狗的皮做成披风，掩住花千骨身上普通人闻不见的气味，并嘱咐太阳落山后便不要让她出门，这才安然活到了十二岁。

张大夫一向对他父女俩多有照顾，他是村里唯一的大夫，手上握过太多人的命宿，拿捏过太多人的生死，身上阳气和煞气都比较重，一般小鬼不敢来招惹。他牵着花千骨的手回到他们住的地方，一路倒也没遇上什么麻烦。只是花秀才病得很厉害，和花千骨长期生活在一起，总是难免有各种邪气缠身，不到四十的年纪却苍老衰弱得像五六十。张大夫一个劲儿地摇头叹息，怕是熬不过今晚了。

花千骨跑进跑出地烧水煎药，给花秀才抹身擦汗，半点都不肯闲下来，怕自己胡思乱想。

花秀才终于还是没能挨到天亮，弥留之际，他始终担心着自己死后，留下花千骨这么小的孩子一个人该怎么办。张大夫安慰他说会收养照顾千骨，花秀才却一不想连累他，二也怕他保护不了千骨多久。于是交代花千骨，等他死后，去传说中以捉鬼除妖出名的茅山拜师学艺，等学有所成，就再不怕鬼怪缠身了。

花千骨握着父亲逐渐冰凉的手，心里荒芜凄凉一片。连爹爹都走了，自己孤孤单单一个人留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义？想哭，可是哭不出来，她生是无泪之人，哪怕再伤心难过也掉不出一滴泪水。花秀才知道这孩子将来定是命途多舛，所以从小就悉心教导，逼着她努力学会独立和坚强。

张大夫帮她把腿上的伤处理了一下，挤出发黑的脓血，用香灰水洗过，又涂了点糯米，包扎好。只是一点尸毒，倒也并不严重。

第二天，张大夫和村里几个好心人帮着她把丧事简单地办了。张大夫认为她年纪还太小，不能一个人外出去闯荡，希望先收养她，最起码先把腿上的伤养好。她却下定决心立马起程，听从父命去拜师学艺。张大夫拗不过她，只好帮她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，然后又资助了她些许银两。

夜里花千骨裹着狗皮披风，听着屋外的大风还有鬼哭狼嚎，在空荡荡的木屋中光光的床板上睁着双眼直到天亮，心里又是悲伤又是迷惘。翌日大清早，便告别村里人向着茅山出发了。

【贰】萝卜排队

在路上辛苦颠簸了两个多月，花千骨好不容易来到茅山脚下，歇息了一晚，便向山上进发，无奈怎么走，都上不了主峰大茅峰。明明就在眼前了，可是上上下下地又回到原地。



她不知道是不是仙山福地都布有阵法，平常人不准上去，还是自己又遇上鬼打墙了？

本就是个路痴，不管指路的人跟她说得有多详细，就算把地图画给她，她还总是会迷路。再加上晚上不能赶夜路，白天又老遇鬼打墙，所以花千骨走了那么久才到茅山。

但在山上绕来绕去好些天了，从二茅峰到三茅峰，从这个顶到那个洞，明明顶峰就在跟前了，她就是上不去。

花千骨举目远眺，崇山峻岭之间皆是一片苍翠之色，渺无人烟。高高耸立的茅山之巅似绿色苍龙之首，飘浮在茫茫云海间。

唉，神仙啊，你们到底都藏在哪里啊？花千骨抬起头望望刚才还阳光明媚却突然变阴暗的天空，伸出手去，竟下起蒙蒙细雨来。周围除了树还是树，她突然又有些分不清哪边是北了。

花千骨穿着改小了的父亲的青色袍子，头发高束，装扮成男孩的样子，还戴着斗笠，左手提着包袱，右手杵着树枝临时砍成的拐杖，身上披的依然是她那件形影不离的狗皮大衣，腰间，还别了把破旧的镰刀。

雨逐渐大了起来，地上的泥浆裹在脚上，走得更加艰难了。不行，好累，花千骨就地坐在一棵大树下避雨休息。她一般白天赶路，晚上尽量找寺庙、农家或者客栈的马棚落脚。要是碰到荒郊野地，也只好找间烂屋栖身，或者干脆爬到树上睡觉。虽然好几次遇鬼，但还好有佛珠的庇护，没出什么事，而且她相信父亲也一定在天上保佑她。只是最近遇上的鬼魅越来越厉害了，果然是自己那小山村比不上的。所幸茅山是灵气之地，她虽然在这转悠了好几天，不过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，都没有遇上什么麻烦。

她掏出馒头大口地吃着，从来都只听众人口中传说什么茅山道士捉鬼降妖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，或者真如传说中那么厉害。自己身上没多少银子，交不起多少学费，不知道那些道士们，会不会收一个女娃儿做徒弟呢？如果实在不行，那她就只能试着女扮男装。

雨慢慢收住了，花千骨继续往前走。刚下过雨，林子里有一阵绿叶青草混合着泥土的味道。天开始放晴，路边花朵上的露珠一颗颗亮晶晶的。花千骨心旷神怡地停下来，蹲下身子看着眼前这朵白色的小花，努力回忆着花的名字。她从小爱花成痴，无奈过手的花儿都瞬间凋残，化作飞灰，所以只能看不能碰，实在是郁闷至极。每次看到花朵花千骨心里总是软软的，超想用手去戳戳那白色的瓣儿，嘟起嘴巴在花蕊上亲几口。她使劲闻了闻，只觉得自己唇齿之间，都是花的清香，不由心情一阵大好。

猛地站起身来，却不巧下雨地滑，她不小心从路边的斜坡上摔了下去。反射性地伸手抓住地上的植物，锋利的锯齿形草边在她手上划开了口子，鲜血滴进土里，四周的一大片花草瞬间全部焦黑，花千骨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做的坏事，一阵心堵。

下面虽不是很高，但跌进灌木丛里肯定还是要弄一身伤的。她努力攀着干枯的枝枝草草往上爬，脚下一滑，本就松软的泥土全部塌了下去。手忙脚乱之间，刚好踩到似乎是

从斜坡上突出来的一个什么东西，她用力一蹬，爬了上去。

拍拍身上的泥回过头去一看，自己踩的那哪儿是石头，分明是一截白森森的大腿胫骨，还有部分骨头随着塌下的泥土散落到灌木丛里去了。

“阿弥陀佛阿弥陀佛……”花千骨心里凉飕飕的，这尸骨或许是谁在这荒山野岭中被贼人所加害随意扔弃，然后被野兽吃掉的吧。虽然有点胆寒，但她还是慢慢地顺着斜坡滑下，把尸骨一点点地搜集拢来用衣物包住，然后挖了个不深不浅的坑给埋了，再砍了根木头插在坟上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呢？就写做无名氏好了。呃……我能力有限，也没有薄棺，只能勉强合衣葬你，好歹有个墓穴，你也不用做孤魂野鬼。你若在天有灵，不要怪罪晚辈今天踩到你的尸骨，我是不小心的。咯，这个馒头孝敬给你吃，你吃饱了就早点去投胎吧……”

花千骨用小刀歪歪扭扭在木头上刻了几个字，然后拜了拜，转身继续找上山的路。可是一直到天快要黑了，她依然上不去，只好又回到前两天休息的那个山洞里，烧一堆火，啃着硬邦邦的干粮，不免一阵灰心沮丧。

这山上真的有道士和神仙什么的吗？为什么自己都找不到呢？连首峰都上不去？唉……

她用树枝灌木什么的堵住洞口，怕野兽进来。夜里还是睡得不踏实，一有点风吹草动立刻惊醒，一直到后半夜，她困得实在不行了，迷迷糊糊中，只见有人进来，站到自己身边，是个道士打扮的弱冠少年。

“啊，终于找见了！请道长收我为徒！”花千骨连忙俯身跪倒在地。

少年摇头：“快快起来，我今天是特意来答谢你的，若不是得你滴血之恩，我魂不得聚，不知道还要在这茅山上飘荡多久。”

花千骨顿时反应过来，脸色煞白，自己又撞鬼了：“你……你是白天的那个，那个……”

少年微笑点头：“不要害怕，我没有恶意，只是专程来谢你，另外想拜托你帮我个忙。”

“帮、帮什么忙？”花千骨见他清秀有礼，不像寻常鬼怪，心里的惧意减了许多。

“我想让你给我师父浮屠道长带句话。”

“他是茅山上的道士吗？”

“不是，我不是茅山弟子，是崂山派门下，我叫林随意。一个月前，师父让我来给茅山清虚道长送样东西，可是我一路贪玩，泄露行踪，行至半山腰被魔界单春秋一干人等截住，不但东西被抢走了，我的灵体也被毁了。你既然要上茅山，如果能见到清虚道长的话，我希望你把这件事告诉他，请他转告我师父，他老人家现在一定还着急等我回去呢！”

“哦，哦……”花千骨连连点头，“可是我要怎样才能得到清虚道长？我来这已经好多天了，就是找不到上山的路。”

“你来茅山做什么？”

“我来拜师学艺。”

“你一个女孩家也想斩妖除魔吗？茅山好像极少收女弟子。”



“我也没想过那么多，只要那些鬼怪能离我远点，别来缠着我我就阿弥陀佛了。”

“你的体质的确很奇怪，一滴血竟然能重聚我四散的神魂，难怪鬼怪想要吃你。只是我法力尚浅，还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”

“你可以指点我怎么上山吗？”

“每个仙派都设有结界，外人不能随便出入。何况最近妖魔频繁异动，各个门派仿佛都如临大敌。茅山金光罩顶，守备森严，到处都是符咒。你身上一点法力都没有，破不了阵，也开不了密径，很难啊。我惨死妖法之下，露尸荒野，既无法魂聚成形，又无法超生离开，也是想尽了办法，可在这茅山周边游荡了快一个月了，还是靠近不了主峰，所以我也没办法帮你上山。”

“就没有人从山上下来吗？”

“有时候偶尔会有一两个喜欢走路的，例如我这种，但大多数修仙之人都是遁地飞身，腾云御剑直接从山上走。”

“哇，真的有人可以飞啊！好厉害！可是……那我怎么办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要不你去崂山吧，直接跟我师父说，让他派人来把我的尸骨移回去，我不想客死异乡啊，唉。你也可以求求他，让他收你为徒，他心很软的，还特别爱吃臭豆腐，你只要不停地求他，再拿酒和臭豆腐贿赂他，不怕他不答应收你做入室弟子。”

“你师父是神仙吗？”

“我师父几百年前就已得道，当然是仙啊。”

“呵呵，原来神仙爱吃臭豆腐啊？”

“是啊，我以前爱偷懒，总挨罚，每次都这样蒙混过关，所以也没学到多少东西。早知道自己多用功一些，或许也不用死在单春秋手下，还那么惨……”

“你别伤心啊，我会尽力帮你的。可我还是比较想上茅山，这是我爹临死前嘱咐我的，就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吗？”

“有吧，以前听我师父说过，在离茅山不远的瑶歌城里，有个叫异朽阁的地方。相传每一任的异朽君都精通秘术，只要你付出一定的代价，就可以知道任何你想知道的事情。你去找异朽君，他一定知道怎样上山的，你在这儿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转也不是办法。”

“真的吗？那好，我明天就下山去找他。”

“好，那就拜托你了……”

“嗯，你放心吧……”花千骨一边抹冷汗一边跟他挥手告别。

林随意转瞬不见，花千骨深呼一口气，继续蒙头大睡。

两天之后花千骨站在瑶歌城中心的主大街上，目瞪口呆地望着“之”字形的队伍排满了整条长街。什么样的人都有，上到旁边有人伺候的达官显贵，下到衣着破烂的乞丐走卒，每个人手里都拎着一篮子萝卜。

花千骨无语加好奇地拉住一个歪嘴大叔询问异朽阁怎么走，歪嘴大叔斜眼瞅着她。

“一看你就是来找异朽君解决问题的吧？你顺着这个队伍一直走，到前面再拐个弯，队伍尽头的那个楼阁便是了。”

花千骨下巴差点儿没掉下来：“这么多人都是来向异朽君问问题的吗？”

“那是当然，这世上多少人会遇到麻烦需要帮助啊，你以为只有你一个？”

“那为什么每个人都拎着一篮子萝卜啊？”

“异朽君你以为是谁想见就能见的吗？那他岂不是要忙死。不光问他问题需要付出代价，见他一面同样也需要付出代价，而这篮萝卜就是啦！我跟你讲啊，异朽阁每逢初一才开阁，大家都是大老远赶来。另外每次要见他需要的东西都不一样，上次是大白菜，最近这异朽君迷上了吃萝卜，结果这附近方圆百里的萝卜几乎都快卖脱销了！可是能让异朽君满意的萝卜寥寥无几，所以见着他的人就更少啦！那些有钱人大老远地从各地带着最好的萝卜特意赶来，却未见着，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。”

“连见一面都那么难啊？那就没人绑了他或者想办法潜进去见他的吗？”

“啧啧，说你傻吧，你以为这异朽阁是这么好闯的啊，就是皇帝老子来了也只能乖乖地带着萝卜站在这排队！异朽阁可厉害了，全天下不管王侯将相还是各门各派，没有人无忌惮的。你想啊，能做到无所不知，那不跟活菩萨一样吗？”

“哦，那我现在得去找萝卜然后来排队是吧？”花千骨心想还好自己赶得巧，不然还得等多等上个好几天。一转头发现身后已经排了很多人了，队伍移动倒也挺快的。

“对，可是这附近的好萝卜基本上都卖光了。百姓家里自己种的应该也被收购完了。你去城里最大的专门卖水果蔬菜的怡和堂去看看应该还有卖的，不过剩下的应该都不会很好而且价格很贵，你买了也是白买。”

“这样啊，那这附近有哪座山上有野生的萝卜吗？”

“你要自己挖啊？你年纪这么小可别一个人往山上跑，这附近山上野兽可多了。”

“没事，我三根骨头二两肉，老虎见了还不一定吃呢！”

“你往城西走，那边山上或许有。”

“哦，好，谢谢大叔。”花千骨走了两步又转过头来忍不住问道，“大叔你来这排队想问异朽君什么问题啊？”

“我？我就是想问问是哪个杀千刀的把我唯一的一头牛给偷走了！被我知道了，我打断他狗腿！！”

呃，花千骨抹抹汗水干巴巴地笑了两声，然后转身离开，貌似这个应该去找官老爷吧？这个异朽君还真可怜，不过连这种事他都能知道吗？

花千骨开始满怀期望起来，在西山东转西转，总算找到了几个萝卜。小心翼翼地挖出来，因为是野生的，所以个头小点，但是白白嫩嫩的，她随便在衣服上擦了两下泥土，放进嘴里，又脆又甜。可笑的是，她还挖出了一小株人参，咬了一口以为是萝卜，呸呸呸，一点



也不好吃，随手便扔了。

在小溪里把找到的萝卜洗了洗，没篮子，她便用衣服包了起来又跑去排队，这时候天色已晚，人少了许多。

花千骨看到坐在门口的一名绿衣女子正在一个个检查，翻着众人筐里的萝卜，然后又不耐烦地挥挥手，示意不合格，下次再来。

轮到花千骨时，紧张得她满手心都是汗。她小心地拎住衣角兜着萝卜，给那人看。

那女子倒是没看萝卜，盯着花千骨打量了良久，然后低声对身旁的红衣女子说了什么，那女子便匆忙地跑了进去。

“这萝卜可以吗？”花千骨怯怯地问，这绿衣女子五大三粗的，比一般男人还长得高，一双大脚快要有她两个那么长。长得倒也不丑，就是样子有点凶。

“怎么这么小？这是萝卜还是蒜头？”

花千骨连忙辩解：“可是很甜啊！”

绿衣女子拿了一个尝了一口：“你自己挖的？”

“对啊，就在西边那座山上。”

“你也真厉害，跑到乱葬岗上去挖萝卜，不过这死人血肉滋养长起来的萝卜味道的确不错，你进去吧。”

啊？花千骨吓得差点没把萝卜全掉地上，突然有种想吐的感觉。

浑然不知身后一连串想杀她的目光，她跟着一个领路的丫鬟兴奋而好奇地往前走。她本以为这样一个充满神秘的异朽阁应该生得破破烂烂，在某个山林湖畔、桃源深处高高耸立着。没想到不但在闹市正中，而且外面修得富丽堂皇。更让她惊诧的是，一踏入阁内，仿佛瞬间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身边烟雾缭绕，连身子都陡然轻盈了许多，仿佛行走在云间。

花千骨瞪大眼睛，怎么可能？从外面看，根本就没有这么大的啊，虽然华丽也不过是一个平常的楼阁，可是里面竟然巍峨延绵，犹如宫殿一般一眼望不到尽头。而最醒目的是正中心那座歪歪扭扭的通天高塔，直插入云端，仿佛连到天上一样。在外面根本看不见有这么一座塔啊？

仿佛踏入了传说中的仙境，她这辈子都从来没到过这么好看的地方，花千骨不由自主慢下步子，不停地四处张望。前面带路的女子面色匆匆，也没留意她是否跟上，等花千骨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女子已经走得不见了，自己再一次光荣地迷路了。

完了，怎么那么大，自己转到哪里了？花千骨在九曲回廊来回穿梭，忐忑不安地到处找刚刚给自己带路的那个女子。她惊恐地发现这么大的地，竟然连一个人都没有，冷清得诡异，所有房间都是房门紧闭、漆黑一片。

她呼喊了两声，只有回音，没有回应。她心底开始害怕起来，周围都是云雾，也分不清

东南西北，唯一能看见的就是那高塔。或许那里会有人？就算没人，她在塔上站高一点吼两声或许会有人瞧见她？

实在没办法了，她只好硬着头皮朝着那塔走去，看着好像不怎么远，可是一直走到几乎天都黑了，她才走到那塔跟前，惊喜的是二层的塔门居然是半掩着的，里面有微弱的光。

“有人吗？有人在吗？”她大声喊，可是依旧没回应。

她慢慢向塔走了过去，突然整个身子像被闪电击中一般一阵麻痹，膝盖一软，差点就站不稳。她低下头看见四周地上荧光闪闪，竟然是一幅巨大的五行八卦的图样，而自己似乎不小心刚好踏了进去，一只脚在外一只脚在里，迟疑了片刻，她发现身体并没有什么不适，便继续往里面走了进去。硬着头皮到了塔前，她小心翼翼地开始上楼梯，年久失修歪歪扭扭的塔楼，每走一步都发出咯吱咯吱好像马上要塌掉的声音，害得她心怦怦直跳。

终于，到了门前，花千骨咳嗽一声，小声问道：“有人在吗？”

依旧没人回答，她狠下心，推开门走了进去，“啊！”比见到鬼还要可怕的刺耳尖叫划破黑色的夜空。

塔里到处都是用红色丝线悬挂着的人的舌头。

【叁】舌头开会

花千骨从小到大见过的鬼怪多得去了，可是再怎么血腥恐怖，也没有眼前的这一幕来得诡异吓人。

成千上万条舌头密密麻麻地从高空中用红线垂挂下来，参差不齐，布满头顶，好像悬挂的尸体。各种各样的舌头，有的大，有的小；有的颜色深，有的颜色浅；有的干枯发黑，像枯萎的花朵，有的还舌苔鲜红，舌尖在微微颤动，仿佛不甘红线的捆绑在拼命挣扎，截断的那头甚至还滴着新鲜的血液，就像刚刚从人嘴里拔出来一样。

花千骨一阵作呕，只觉得浑身上下像有千百万只蚂蚁在爬。连忙转身往回走，却砰地撞在一个人身上，吓得又是一阵惊声尖叫。

她三魂不见了七魄地睁大眼睛看着面前的，不知是人是鬼。一袭宽大的黑衣，犹如蝙蝠的翅膀，上面有奇怪的三角图案与暗纹，脸上戴着一个极端狰狞又恐惧的饿鬼面具，突爆的眼球，还有伸出来的上面扎满了钉子的长长的舌头。

“阿弥陀佛，不要吃我……”花千骨连连鞠躬，以前听村里说书的老人讲，十八层地狱里有一层叫拔舌地狱，那里的小鬼专爱吃人的舌头。

佛言：喜两舌谗人、恶口、妄言、绮语或贡高诽谤经道、嫉贤妒能、恃才傲物，入此地狱。